

太平天國的社會政治思想

一 緒言

太平天國 (1850-1864) 的革命運動，在中國歷史上，的確是一個極重要而少見的運動。它的意義，不僅是一般人所認為辛亥革命的前驅；最重要的，爲他政治組織的改造，田畝制度的復古，以及曆法，宗教等，無一而非創設。蓋中國政治，自秦統一以後，雖經若干朝代的更易，然政治制度，及其他組織，仍皆前後相因，無大變動。誰知發難於偏僻廣西的洪楊，一旦成事，竟能推翻數千年來的陳套，煥然一新。無怪當時的僑華外人，均認太平天國爲中國之真正革命。固然，太平天國的目的，是在排滿，故一切施設，力求與清相反。但是凡一種制度的改革，無論他本身如何良善，若違反當時的社會心理，是絕對不能成功的。況太平天國所施行的，大多數都非社會所習見，而他仍大刀闊斧，不顧

一切的做去，雖然這種勇毅精神，求之中外，亦不易得，惟他卒因此失敗。所以他的壽命，僅僅十四年，以致他的計畫，許多還未實現。考察他敗亡的原因，雖然由於人材缺乏，不能支持大的局面，但是最重要的，也是因維新太驟，世人均相駭異，失掉了社會的同情。不過這種是非，決不能以成敗論，我們看咸豐四年，曾國藩初次出軍，有討粵匪檄文，詞頗雄健，足為當時湘軍精神上的代表，世人亦爭相同情，然據他所指出太平軍的罪惡，在今天看來，也就是太平天國的維新善政，檄文中最緊要的一段是：

「……自唐虞三代以來，歷世聖人，扶持名教，敦敘人倫，君臣父子，上下尊卑，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。粵匪竊外夷之緒，崇天主之教，自其僞君僞相，下逮兵卒賤役，皆以兄弟稱之，謂惟天可稱父，此外凡民之父，皆兄弟也，凡民之母，皆姊妹也。農不能自耕以納稅，謂田皆天王之田也；商不能自賈以取息，謂貨皆天王之貨也；士不能誦孔子之經，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，新約之書，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，詩書典則，一旦掃地蕩盡，此豈獨我大清之變，乃開國以來，名教之奇變，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，凡讀書識字者，又焉能袖手坐觀，不思一為之所也。自古生有功

德，沒則爲神，王道治明，神道治幽，雖亂臣賊子，窮凶極惡，亦往往敬畏神祇。李自成至曲阜，不犯聖廟，張獻忠到梓潼，亦祭文昌。粵匪焚彬州之學宮，毀先聖之木主，十哲兩廡，狼藉滿地，所過州縣，先毀廟宇，卽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，亦污其宮室，殘其身首。以至佛寺道院，城隍社壇，無廟不焚，無像不滅，此又鬼神所共憤怒，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也。」（清朝全史）

他這種文章，在舊社會裏，的確可得大多數人的同情。至他所列太平軍的罪狀，不外破壞中國固有的人倫；破壞已成的風俗；擾亂社會的秩序；收沒人民的資產；強迫信仰天主教；破除迷信及焚毀廟宇諸端。詳細批評起來，上面所認爲罪狀的幾條，究竟是新政呢，還是罪惡呢？在六七十年以前，思想頑固，社會封建的時候，而他——太平天國——寧失掉社會的同情，不怕失敗來奉行他的維新政策，事雖終敗，勇則足嘉。不幸所施行的種種新政，尚在幼稚時期，卽便隕滅。因爲他是清朝的敵人，滿清目他爲「匪」，爲「逆」，所以凡是他當時改革的痕跡，俱把他毀滅無餘，不使遺存。故太平天國雖然會建號稱王十餘年，縱橫十餘省，距今不及百年，而在歷史上，竟尋不出當時所改革建設整個的陳迹。不過詳細研究他的思想和背景，也可以考得出他的來源，因爲他的目的很簡單，只是

反對清朝，反對滿人，因此，他遂反對清廷的一切。所以太平天國初建國的時候，凡宗教，社會，政治等的改造，只要與清廷不同，他便不計好壞的實行起來，有時且不免自相矛盾，所以他澈底改革的目的，不一定是求建設「新」的；大多數只注重反對「舊」的。他的思想來源，約可分爲三部，都有他自然的歷史。

(一) 他的政治組織，軍隊編製，田畝分配等，是由「周官」上抄襲來的。

(二) 他的宗教及社會政策，都由「新舊約」上寫下來的。

(三) 至於他的行動及習慣，則多受中國舊日「秘密社會」的薰染。

但是他何以會發生這種思想？何以會因這些思想，遂致其復古與維新並行？這些問題，初看似覺奇異矛盾，其實完全是自然的事實。所以「周官」，「新舊約」，「秘密社會」，三種極不相容的思想，而能化爲一爐。一看洪秀全的歷史，便知道他確有融合的理由，因爲中國數千年的政治，只有人的政治。天王洪秀全，他是太平天國的領袖，最初的時候，他曾考過好幾回試，考試不中然後無聊賴而革命。（太平天國軼聞，太平天國野史，及英人 Lin Le 所著太平天國，均如此說。）則秀全

至低限度，是會讀過古書的人。後來入了天主教。因到各地傳教並鼓吹革命，遂受各地秘密社會的歡迎與幫助。他的經歷既然如此，則他的思想可知，則他基於思想而創造的事業，更無足異。

中國歷來的傳統觀念，是以個人代表國家，所以秀全他本人奉天主教，他起事後，便定天主教爲國教；他是由秘密社會出身，一般擁護他者，大多數也是秘密社會的人，所以後來太平軍的行動，都是帶下層社會的氣味。至於他的政治，何以會想到取法於數千年前的周官呢？或因爲周官的精神，大半在井田制度，雖然秀全他不知道井田制度，是社會主義的同流；一切歸公，是共產主義的精神；但是他知道中國人的感情，是追述往昔，讚美唐虞的，而井田制度，是歷代聖賢企慕而樂道，人民求之而弗得的。他在這反對滿清一切的概念下，宗教及社會政策，可以取法聖經，而政治組織與歷代所不同者，僅有周官上所記的制度，於是遂取周官來作模型。有人說：秀全初起的時候，一切政令均爲天德王洪大全所定，（明心道人髮逆初紀）我們今天讀大全的詞，便可知他是研究古書的人，他在太平軍中，確是主張復明的一派。（李濱中興別記，及太平野史）也許他認爲復明便是復古，復古便應取法周官。所以太平天國在未入南京以前，他的主張是排滿復明；既得南京以後，始